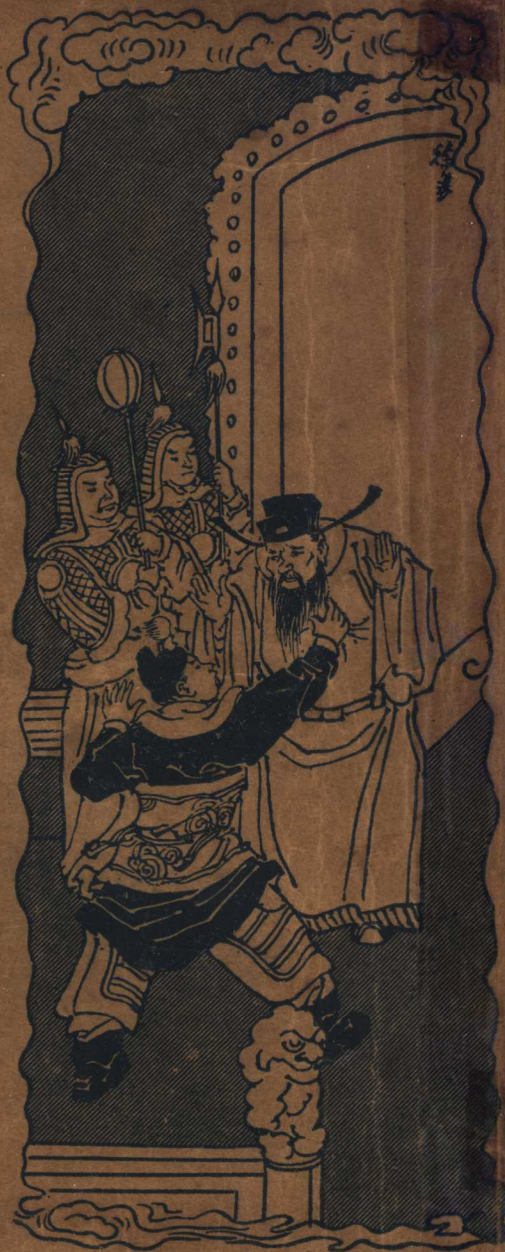


言情傑作  
長篇說部

# 天 雨 花

第三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 天雨花目錄

|      |            |
|------|------------|
| 第一回  | 武曲星樂善村除害   |
| 第二回  | 杜夫人進香逢寇    |
| 第三回  | 美公子巧賺王福姐   |
| 第四回  | 留春園妒婦受辱    |
| 第五回  | 蘇光祖奪產逐嗣子   |
| 第六回  | 左御史金殿掛帥    |
| 第七回  | 左都憲獲驢班師    |
| 第八回  | 魏桂香癡心強專房   |
| 第九回  | 劉天敘惑衆山神廟   |
| 第十回  | 妙蓮菴左公私訪    |
| 第十一回 | 屍棄河中暗訪苦主   |
| 第十二回 | 鳴鸞閣玩月巧結玉釵案 |
| 第十三回 | 奪綉鞋御史戲妻    |
| 第十四回 | 聽術言周氏害親生   |
| 第十五回 | 翻棋局愛卿凌孤寡   |

|            |     |
|------------|-----|
| 左公子留春園遇美   | 一   |
| 賽流星招親被戮    | 二五  |
| 俏鳳兒怒打孫家郎   | 三五  |
| 秋桂軒冤魂索命    | 四五  |
| 左維明鼓琴賺國英   | 六六  |
| 吳駙馬邊關遭擒    | 八九  |
| 老夫人強子納妾    | 一〇三 |
| 左都憲巡按杭州城   | 一一七 |
| 左致德招親衛輝府   | 一三七 |
| 仁和縣潘尼伏法    | 一四八 |
| 首埋園內察拿兇犯   | 一五九 |
| 清江浦治水再誅狐狎妖 | 一七六 |
| 藏香枕誑命誑夫    | 一八八 |
| 解命理左公救姪女   | 二〇二 |
| 遭病魔夫人傳遺命   | 二一七 |

六回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一

第十七回

左御史巧計審張差

方中書事急誅賈妓……………一四

第十八回

方中書害人反害己

周公子將假信作真……………二九

第十九回

凝春園公子賦詩

臥雲軒周郎借榻……………四二

第二十回

贈羅帕浪子題詩

竊綉鞋丫環施計……………六〇

第二十一回

拾珠球痴婢害主

着圍棋御史擒賊……………七三

第二十二回

赴壽筵暗藏毒酒

扮巾幗負荆請罪……………八七

第二十三回

赴新任桓公求婚

訴衷曲姊妹談心……………一〇〇

第二十四回

持正逼死親生女

維明智救黃靜英……………一一四

第二十五回

黃靜英園內遇怪

左御史窗前除妖……………一三〇

第二十六回

翁鬍子欺心滅主

鄭皇親有意逼妾……………一四六

第二十七回

維明狹路打蕩子

持正中途沉愛姬……………一五八

第二十八回

左維明金殿打奸臣

鄭瑤仙帥府劫佳人……………一七四

第二十九回

儀貞宮內刺篡賊

維明軍前射妖狐……………一九八

第三十回

奉密詔元戎勤王師

定民變御史解弟圍……………二二三

第三十一回

破皇城奸臣伏法

正王師天啓復位……………一

第三十二回

訪幽貞殿上試宮砂

聽密言監中送燭酒……………一四

第三十三回

深閨中儀貞用機謀

法場上紅雲訴真情……………三七

第三十四回

杜宅說親侍郎無意

左府辭婚公子有情……………五〇

第三十五回

桓公子獨占鰲頭

黃小姐謝媒認父……………七二

第三十六回

嫁女婚男狀元入贅

如魚得水探花完姻……………八四

第三十七回

竊執扇題壁破奸奴

搜金劍更衣斬淫婢……………一〇〇

第三十八回

寫金經笑救東床塔

閉綉闥恨結畫眉郎……………一〇八

第三十九回

操禁軍怒斬奸宦

觀花燈責打快婿……………一三三

第四十回

賀生辰計服東床

慶元宵恩賞宮娥……………一五二

第四十一回

刺忠臣宮娥受首

轉男身秀貞再生……………一六八

第四十二回

集芳園客魏使巧計

迎鳳樓桓左強招親……………一八四

第四十三回

賭博行說惡婦凌兒媳

游園誨盜左公訓妻女……………二〇六

第四十四回

送祖餞宮宴彰德門

征歸帆遇賊漢江心……………二三〇

第四十五回

喬改裝強徒中計

餌奸謀孝貞訴苦……………二四六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閨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二六二

第四十七回

老虔婆遇辱留春園

左小姐受訓宏道堂……………二七一

第四十八回

老虔婆無理取鬧

左相國有意喬粧……………三三三

第四十九回

惡姑賣媳巧中左公謀

驕女還家苦遵嚴父訓……………四五

第五十回

宋公子扶柩歸里

左丞相憐孤許婚……………五九

第五十一回

左丞相怒毀隆仁祠

金妖道計除館驛亭……………七七

|       |                          |          |     |
|-------|--------------------------|----------|-----|
| 第五十二回 | 魏闢設計害忠良                  | 左公定策誅奸黨  | 九五  |
| 第五十三回 | 五學士設謀賺閣宦                 | 假觀音懷恨攝嬌娃 | 一一三 |
| 第五十四回 | 紫紵庵狐妖伏法                  | 靜思堂左公訓女  | 一二七 |
| 第五十五回 | 呆公子窮途賣泥丸                 | 俏郎君設計欺孤寡 | 一三七 |
| 第五十六回 | 王探花搶親行霸                  | 左丞相念死安生  | 一五五 |
| 第五十七回 | 左相用計逼死親生                 | 儀貞仗義暗救胞妹 | 一六八 |
| 第五十八回 | 逼投河左訓女                   | 畫丹青儀貞贖罪  | 一八五 |
| 第五十九回 | 新君登位魏闢伏誅                 | 黃女探母左相提兵 | 二〇〇 |
| 第六十回  | 三軍擒寇盜伏兵夢駭夾城樓五姓返星辰定獄批行東嶽案 |          | 二一三 |

# 天雨花 卷三

## 第三十一回 破皇城奸臣伏法 正王師天啓卽位

左公又奏以杜仁毛文龍鎮守邊廷，皇子准請。左公又復奏言：『目下軍糧不繼，~~可以山東山西兩省銀糧撥濟軍餉。~~』~~皇子道：『杜宏仁趙聖明左維政及休致御史黃持正此四臣皆因不睦奸賊故調出外省今可使此四人押解軍糧到此即便迎駕回朝。』~~

君意一行忙發遞，要候糧齊方起程。大兵屯紮東昌府，左公鎮守在中營。紀律森嚴，民不擾，並無閒空到家庭。且說五位公子在湖廣恩科鄉試，桓公子中了解元，二名左公子，三名杜公子，四名王公子，五名趙公子，都是經魁。榜後連夜起身，十月下旬各家都報，無不歡喜。五人在途，已知了朝中變亂，各各吃驚。到了此地，趙杜二人俱分路，各投父任。惟王桓左三人同路。此日十一月十五日來到東昌，三人進衙拜見了桓，應徵方知左夫人一家在府，一子二壻，忙來拜見。夫人便問永正可曾見過父親，公子道：『聽說父親統兵在此，兒等從南門進城，聞大營紮在東門，還不曾去。』夫人見了楚卿，兩淚交流，就把儀貞被劫之事細細說出。永正楚卿盡皆驚倒。夫人道：『你父親已到此五日，不曾見他一面，我兒及兩壻可速到中軍，請父親務必回家一看。』三人卽飛馬出城來到大營。

軍政司報到中軍帳，令旗一面出幃門。三人隨了來入內，軍中不比在家庭。但見左右排列刀斧手，偏裨將佐兩邊分。金盔鐵甲威儀肅，晃輝盔纓太陽明。周圍密密排鹿角，刀鎗劍戟似麻林。中軍坐旗空中颺，五色旌旗按

隊分十萬大兵，聲寂寂，不敢喧嘩。法嚴明，三人來到傍軍帳，永正抬頭看父親。虎皮交椅朝南坐，旁坐參謀大理卿。案上斗大黃金印，令旗令箭密層層。上方寶劍高懸掛，左麾右節以邊分。蟒袍玉帶金幘帽，腰下龍泉帶血腥。帳上虎賁中郎將，操戈執戟鬼神驚。一聲令下如山岳，九邊十省盡依遵。十萬貔貅歸掌握，生殺之權獨柄行。三人心下多凜凜，男兒如此始相應。今朝親見軍威振，始信當年細柳營。不敢疾行與亂步，垂手低頭上帳門。一齊朝上來拜見，三人叩首地埃塵。轉身又拜王年伯，御史開言問一聲。爾等幾時回程轉，三人聽聞盡躬身。今日早間方始轉，先向衙門拜見二大人。始知岳父軍營止，趨候來遲恕罪名。永正公子開言說，父親在上聽緣因。不意大妹遭賊劫，母親氣苦痛傷心。聞得父親來到此，望眼將穿盼十分。兒等一則來安候，二來欲請暫回程。維明聽說回言道，我今皇事正羈身。十萬大兵屯集此，按點諸營日力行。早入城中朝殿下，晚施號令在軍門。那有工夫問家事？永正聞言不則聲。大理寺便開言道：「兄既到此間存，家中無事也罷了。既是家中有事情，自然也要來看。兄今請使自回程，小弟代勞這半日，按點諸營自用心。」御史道：「言既如此，弟當一去就來臨。於是不帶軍和將，十六名家將緊隨身。」楚卿永正同回轉，禮乾隨父在中軍。維明作別王華伯，離了軍營上馬行。此時日色剛逢午，進城那用半時辰。早已到了東昌府，應徵聞報急相迎。維明作謝忙施禮，略敘寒溫便起身。開言令妹何處在？應徵回答左：「公身西衙本有房一所，一家資眷那邊存。于是俱各相陪進，早有家人報進門。夫人聽得悲又喜，下階迎接到中廳。夫婦二人同作禮，二位小姐到中廳。」楚卿公子忙迴避，佳人拜見禮深深。一齊歸位來坐下，左公即便問夫人：「為何却去儀貞女？雖然吾弟已言明，其中詳細猶未曉。夫人與我說其情，夫人提起雙流淚，就把從前一段情，細細從頭來告訴。說到其間苦十分，算來已是餘兩月，未知生死若何能料。他怎肯從奸賊，自然送了命殘生。」夫人說罷聲悲咽，公子小姐淚珠淋。御史聽了長吁嘆，怎禁英雄兒女情。眼前兒女雙雙在，單單不見掌中珍。眼中雖不流珠淚，心中好似利刀侵。銀牙緊挫雙眉縐，恨不立將奸賊碎分身。開言便問夫人道：「瑤仙狂婦

到門庭，豈無一個來攔阻，十六名家將那方存？

『我當日着他們守護門庭，皆有以一當百的武藝，據你說鄭家也不滿百人，且狂婦不過粧束得那般樣，其實一無本事，只用一人夠了，爲何容他一擁而入？』

夫人道：『你莫說起，一人也不在家庭，都到外邊來飲酒，日落西山方轉程。人已劫去多時候，始見奴才轉回程。』

左公又問兩小姐儀貞可有甚言論，還是慨然來出外，還是因爲無奈情？

二人遂將儀貞臨去的語言，一一告知左公。又問：『去年向我要去一把寶劍，可曾帶去？』德貞道：『姊姊自得了那劍，便作一錦囊盛之，終日繫于裙帶，時刻不離。如今家中又不見，自然帶去了。』

御史聽了微微笑，但道：『夫人且放心。我途中聽得人傳說，老賊皇都篡位登，當晚回轉昭陽院，便被人刺死在宮門。宮中祕密無人曉，未曉何人刺賊？臣若照這樣來看起，必然殺賊是儀貞。若然如此，來節烈正是吾家女俊英。』

夫人道：『只怕未必？一個柔弱女子，便有寶劍，那會殺人？』左公笑道：『夫人雖則爲母，却不能識得儀貞，此女胸襟非常人可比；只他索取那口寶劍，在身頃刻不離，豈出無心料？是他的深意，也只爲自己才貌，恐怕惹事，故佩此劍，以備非常。去歲花園惹出三個樹精，他便拔劍砍之，斷其一臂，有此等胆量，殺人何難？大小姐的權術，我尙輸他，何況篡國的毒物，安能測之？自然是他行刺了。只因一出門之時，心中還怪母親驟與瑤仙反面，他必無計挽回，方用此等絕着。』夫人道：『這等說，儀貞是不能見面的了。他若殺了老賊，賊子不共戴天，必將他置之極刑矣。』左公道：『決無此事，有權把他正法，萬目同睜，官民共見，安能祕密？不知此必有權見他容貌，不忍殺之，必然也要爲妃爲后，所以密祕其殺父之仇。』夫人道：『那倒不妨，他既殺了老賊，有權要他也是一劍便了。』維明笑道：『此等事行了一次，有權豈不防備？儀貞乃有智女子，安得爲之除非夫人，』

便再用前計耳。

何愁賊子將他逼？吾兒怎肯順奸臣？或者事急求自盡，或是遭他囚困身。生生死死難料測，言罷之時歎息聲。桓公便乃將言問妹丈如今回轉程。這樁事便如何處？怎生設法救他身？御史道：「言何法處？此時現要到京城。惟有殺賊將仇報，若說儀貞小女命業已被他來搶去，曳在他家兩月零。若還立節身亡了，只落得青史留芳標美名。若得保全名節在，猶復此時在都城。自然救取回家內，若是他今失了身，休說你桓門不要他爲媳，我左家也不認作親生。只是個叛犯家屬，須正法。你兒再對好姻親，言罷之時長嘆息，皆因女貌忒娉婷。尤物招災今至此，不如生個蠢惡人，應徵聽了多嘆息，又復開言說事因。想令愛日坐深閨內，又不將身出外門。奸奴怎曉嬌容貌，忽然生出這般情。維明聽了回言道：「楚郎曾住弟家門，併同弟妹人一個，只問弟之家法若何能。閨門何等多嚴肅，三尺之童不妄行。兩女日坐深閨內，那容輕易出花廳。花園偶去吾知曉，曾經深責戒他們。家中尚不容亂步，何況他方怎亂行？不知奸賊何以曉，自然日後得知聞。夫人聽了稱兄長，左門家教不非輕。更比我家還整肅，女子十年不出門。至于相待儀貞女，道彼聰明智術深。妹夫甚是加嚴待，宛如兒子一般能。稍有不謹行，責罰怎敢些些胡亂行？應徵聽了長吁嘆，可惜閨門禮法人。自是寒家多福薄，不能消受外甥身。御史便問大公子，十六名家將那方存？回言個個都在外，左公雖坐便抬身。三人跟隨來出外，一程竟到大堂門。移過交椅朝南坐，隨來家將兩邊分。傳呼十六人來到，衆人一聽失三魂。必因失守門庭事，怎到堂前見主人？無可奈何齊到了，丹墀跪下不開聲。」

左公一看十六名家將，半個不少，心中暗想：「今日斬此十六人之首，方消我恨。但他們乃百選百鍊，不忍以兒女之故，壞此有用人材。」

沉吟良久方開口，當日挑取十六人。留在家中爲甚事，再三吩咐甚言論？我始離家三四日，爾將吾言竟不遵。

大小姐被人劫去，尙敢前來見我身家？將們聽得如此，頓首齊將萬死稱小的們，怎敢不遵命？只因有個姓丁人，他將小的們相請，定要相邀酒肆行。再三再四辭不脫，只得同行一領情。不料家中便有事，久知負罪萬千斤，伏望老爺開恩典，今朝饒恕命殘生。御史聽了無言語，半晌之間說事因。今日日本應俱斬首，只因憐其蠢愚人，不知調虎離山計，誤落奸謀圈套行。寄頭于頸權饒你，違了還須問你們。武臣戒酒軍營令，怎違我平時訓諭云：不困你等能認過，按法難饒便斬行。言罷之時叱左右，扯下階前十六人。每人細打四十棍，兩旁家將應齊聲。雖則同寅不敢留情面，垂簷坐定活閻君。十六名家將輪換手，每人四十棍加身。打得皮開并肉綻，只悔當初不小心。打罷家將抬身起，依然仍復到西廳。進來說與夫人道：我今王事正起身，斷然再沒工夫至。一言留下與夫人，若還知得神京復，急速連夜起身行。吩咐永正人一個，保護家門要當心。夫人公子俱應諾，開言便叫相公身。女兒若得身還在，須當早救轉家門。左公便道：無須囑，我身豈有不存心？數言說罷來作別，夫人相送下塔行。又復扯住他袍袖，妾還請教一言論。

「萬一儀貞被賊苦逼，一時無奈，竟從了他，不知相公何以處之？可還了他一命否？」  
御史不覺來大笑：夫人何出此言？論是你腹中來生下，如何不識女兒心？儀貞斷不從奸賊，若能僥倖尙留生，包在我身來救出，還你明珠掌上珍。

夫人道：「相公說的是不從賊，妾身所慮的是從賊。」

不知相公心下事，可以將他救轉程。左公說道：真堪笑，既是諄諄問此情。他若不從奸賊吾愛女，從了之時不認親。且朝廷自有本章在，三尺森嚴是典刑。自然只好同正法，豈能毀法救伊身？夫人聽說心中苦，兩淚如珠往下傾。可憐生死今難卜，未識嬌兒見得成。儀貞若是身亡了，待妾一命也歸陰。御史見了重笑道：夫人真是枉勞心。儀貞生死還難定，如何只說順奸臣？到頭自有分明白，得安心處且安心。萬般我去當留意，你自寬懷保重身。

說罷一言忙作別，依然飛騎到中軍。掌管大兵多少事，看看十數日期程。山東省內兵糧缺，青州太守運糧行。不分曉夜兼程走，急如星火赴軍門。

此時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了東昌，糧車歇在城外，致德入城，朝見殿下，啓奏軍糧運齊，皇子慰勞已畢，着把軍糧押赴大營交割。

青州太守遵皇旨，辭駕離宮上馬行。出了東昌城一座，趨動糧車赴大營。馬上弔橋還未過，擡頭忽見兩僧人。却說致德馬上弔橋擡頭一看，忽見橋堦下坐着兩個和尚，在那廂交頭接耳，切切私語。定了睛一看，想道：『兩個僧人，好生面善，却像是翁翳刁氏相貌一般。難道這奸奴竟做了和尚不成？』正在勒馬沉吟，只見那和尚擡起頭來，把致德一看，似覺慌張失色，立起身來，回頭就走。致德心下大疑，喚令左右把兩個和尚拿住。左右應聲忙不住，趕來拿住兩僧人。兩人不覺魂飛散，戰戰兢兢說一聲：『我等是佛門真弟子，你們拿我爲何？』因答道：『老爺命來捉你們去見，就知開。』二爺馬已來橋下，二僧押在面前，存仔細看來，真不錯，回頭便問衆家人：『汝等看這兩個和尚，可像翁翳刁氏？』家人道：『一個沒些鬚髮，但眼看舉動，宛似翁翳；那一個的真刁氏，耳上還有穿眼，分明是個女人扮成的。』

二爺當下來喝問：『汝乃何方男女僧人？見了本府何慌急？回頭一看要逃命，兩個和尚渾身抖擻，扎將言回答云：『小小僧人是游方喫食的和尚，只因見官來而避躲。』又問：『姓甚名誰？因何披剃？』答道：『他姓張，來我姓李，張三李四是真名，只爲小的無活計，因而出外做游僧。』

致德聽了笑道：『真是滿口胡說，那有和尚的法名張三李四？你這兩個奴才，我看是翁翳刁氏假扮的，今日見面可惡。』

二人聽了稱奇怪，小僧實是出家人。那曉甚翁翳刁氏，老爺問出這般情。

家人道：『啓上老爺，那翁鬚左肩上有個大黑痣，可以認識，如今只消剝下衣服一驗；若那一個真是女人，這一個肩有黑痣，便不錯了。』

當時喝令將衣剝下，左右同來動手行。剝下衣衫來一驗，果然半點不差分。左右覆命重押上，致德重重大怒，噴喝罵奸奴何分辯？火速將情供吐明。小姐拐到何方法？奸奴何敢做游僧？若有半句虛情話，即帶進東昌用極刑。翁鬚刁詐真可惡，要挾制青州太守身。想紅雲已近新皇帝，便以假爲真作秀貞。他近帝后須放我，他一口招成賣秀貞。現在鄒朝稱皇后，紅雲已作貴人稱。夫妻自賣多姣女，曾收八百雪花銀。夫妻得價忙逃竄，誰知剛到了州城。路逢響馬都掠去，險些送了命殘生。上司行文嚴捕捉，思量無奈入空門。更加同意齊剃髮，扮做游方喫食僧。近來流到東昌府，聽得大爺頒大兵，恐怕有人來識破，思量再往別州城。橋邊閒坐來商議，誰知太守到來臨。三小姐已居皇后位，夫妻已算南宮人。只求原情來放縱，請老爺饒恕命殘生。二爺聽罷雙眉縐，喝聲左右來押了，一齊竟到大營門。青州太守忙下馬，就與軍士說分明。軍政司便回身轉，中軍帳上稟其請。軍中有令無請字，令旗發下付其身。軍士執了來出外，二爺隨令到軍中。朝上躬身來參見，御史當時立其身。舉手答禮呼看坐，回身再見姓王人。稟告軍糧來押到，糧草已運在軍門。左公傳令糧官算，盤糧收貯後營門。開言曾否朝殿下，回言先進府城門。言罷致德擡身起，告言拿住姓翁人。且把大概來一述，軍中不便細言明。現今押赴轅門外，欲請兄令便施刑。維明道：『既來拿住，傳教速帶進中軍。一聲令出轅門外，綁進奸奴兩個人。仔細一看真不錯，正芳就問是何人？』

維明道：『此乃兩個不法家奴，罪當萬死，王兄不必細問。』

於是喝令一聲拿下，斬奸奴頂上走真魂。轉上兩旁刀斧手，拿下奴才兩個人。頭上摘了僧伽帽，身上剝了舊衣裳。三條綁索連肩縛，四道麻繩分手勻。翁鬚夫婦驚呆了，一說荒郊葬秀貞。亂葬坡中來指出一時那及訴紛紛。

紘中軍帳上傳令下推出轅門獻首臨。齊聲奉命如雷震，刀斧手押定就。王命黃旗來發下，軍人高呼出轅門。吆喝一聲王命到，二聲砲響就施刑。牛耳短短紅布裹，亮出腰間冷氣侵。只爲光頭難好縛，麻繩結住頂梁心。覷定頸額只一點，奸奴兩個把頭伸。霜鋒齊起斜批下，一對人頭手內擎。營中軍士忙鬆手，兩個屍首踢倒塵。喉中冷氣三收放，一陣鮮血似雨噴。轅門外面嚴國法，除了奸奴兩個人。森羅殿上勾名字，添上無頭兩鬼魂。天網恢恢疏不漏，到頭終久報分明。首級獻上中軍帳，二爺告畢擡起身。離了大營回舊路，早到東昌郡府門。便令家人通報進，太守聞知忙出迎。相陪致德來入內，見其嫂嫂禮來臨。敘罷寒溫多少話，細問儀貞被劫情。夫人一一來告訴，致德連連嘆不停。咬牙深恨奸逆賊，碎割其屍不稱心。便又開言稱嫂嫂，可知秀貞也在賊家門。夫人聽了又驚異，致德將情講說明。奸奴已付軍前斬，我今想那賤人身。自然竟嫁奸逆賊，愈加玷辱醜家聲。況爲叛逆之妻妾，此去京師勦逆臣。定然難得全屍死，必赴雲陽身首分。與其今日來到此，不如身喪在家庭。算來皆是其母害，言罷長吁短嘆聲。夫人見說雙流淚，令兄前日有言論。道儀貞若是從逆賊，他身不認作親生。要同叛犯來斬首，決不生還返故庭。倘然有此意外事，只求叔叔一人身。相勸令兄人一個，務求搭救姪女生。二爺便乃回言答，儀貞不比秀貞身。他乃被賊強劫去，總然無奈可容情。果有意外吾當救，嫂嫂寬懷但放心。夫人稱謝重嘆惜，那知兩房姪女陷他門。盡皆難保生和死，可能一個轉回程。言談良久重留飯，致德相辭使出門。日在行宮論朝事，晚歸公館歇安身。看看早又過數日，山西糧餉到軍門。老黃押到來交割，併同趙杜二公臨。同赴行宮朝見後，君臣相際會風雲。皇子慰勞開言說，那等忠良保國臣。盡遭逆賊來外調，今當隨駕轉朝門。桓卿也去山東任，諸臣頓首謝君恩。擇了臘月初三日，兵精糧足起行程。只爲奸臣來亂國，苦寒天氣又行兵。人披鐵甲寒威慄，馬負征鞍踏雪深。遙望京師來進發，紀律森嚴民不驚。所到城池從賊者，添兵守禦拒明君。賴有神謀都御史，連籌帷幄掌中軍。所到必克如破竹，掠地攻城不費心。神機妙算人難及，賊臣授首盡傷身。秋毫無犯諸百姓，真是王師仁

義兵連下城池將廿日大兵已抵北京城。離城十里安營寨。報如雪片進朝門。有權說得魂飛散。慌忙聚衆坐龍庭。開言對衆官曰。道。悔不當初早發兵。勦滅由校。後患養癰自潰。到如今直犯京師。何法處諸卿何策退明兵。文武百官聽此話。面面相覷。不做聲。轉出駙馬名如玉。吾王不必動憂心。臣領禁兵十萬。那怕明朝君與臣。管教個個都拿住。穩住京師鐵桶城。有權聽了開言說。全仗將軍定太平。吩咐鑾儀排駕出。孤家親自出觀兵。城門卽下千斤閘。吊橋速起莫遲停。當頭撐起懸空板。護心欄上倚奸臣。龍鳳掌扇分左右。擡頭舉目看分明。但見那西南方位安營寨。連天匝地大明兵。中軍坐纛風中捲。龍鳳黃旗五色雲。週圍鹿角堅如鐵。劍如刀山密似林。砲聲響處山巒震。畫角吹時神鬼驚。有權心下多害怕。回頭便叫石將軍。大明兵馬多雄壯。看來難保這孤城。如玉當下忙披掛。三千人馬當城門。直抵大營來叫戰。藍旗飛邊上中軍。御史便令先鋒出。將軍乃是鐵廷英。率領本部人和馬三聲大砲出轅門。兩陣對壘齊軍馬。各通名姓便交兵。兩槍並舉爭勝負。兩馬相交定死生。御史轅門來督戰。賊人難敵鐵廷英。喝令擂鼓來助戰。先鋒奮勇倍加增。一條鎗似龍出海。不離左右後前心。如玉只有招架力。實難取勝叫鳴金。救兵勒轡回頭走。廷英飛馬緊追奔。招動大軍齊掩殺。吶喊搖旗風捲雲。如玉疾走回城去。立時趕緊閉城門。有權賊子魂飛散。明軍大隊便圍城。安下大營環御寨。左公號令疾攻城。架起雲梯轟火砲。呂公車及大將軍。四圍吶喊蜂擁上。圍住東南西北城。如玉領兵來固守。飛蝗驟雨箭如星。火礮火槍朝外打。雲梯絡被賊燒焚。御史下令雲梯退。暫回虎帳見參軍。便與正芳來密議。賊將知兵善守城。善能射馬分緩急。我先取此奸臣。正芳點首言稱是。斷足之蛇手到擒。無奈伏兵來誘戰。如玉全然不出城。城下雄兵聲勢大。偽朝且說有權身。聚集兩班文武佐議論。如今得怎生。孤城堅守渾無用。不如急走保殘生。衆官未及回言答。轉出可灼爲名李姓人。

臣奏陛下。今明朝十萬大兵臨城。水泄不通。若出奔必遭擒獲。臣今有一妙計。管教皇子立死。而况明朝

無主，軍心必離；然後命石駙馬統兵圍城，可以一戰而定。』有權道：『卿有何妙計？可害由校。』可灼道：『臣今微服出城，竟投由校營中詐降，身藏暗器，乘間刺之，易如反掌。』有權大喜道：『願卿成功。』

可灼忙把衣冠去，暗藏利刃，縋出城，竟到御營來行計，守軍轉報上中軍。皇子便傳來進見，奸臣奉旨到中軍，口呼千歲來朝見，皇子開言問事因：

『原來就是李可灼，你紅丸弑帝，未得治罪，今日因何而來？』可灼俯仰流淚道：『臣奏殿下，臣昔所進紅丸，實有起死回生之法。第一丸試服，先帝原覺病體頓輕，及進第二丸，誰知被鄭國泰姊弟內外勾通，暗下毒藥，遂令先帝爺暴崩，以至中外俱說微臣行弑。臣負此奇冤，痛心飲恨，只願將鄭國泰食肉寢皮，故於奸賊篡位之日，賊眷入宮，臣即假充內監，混入深宮，候至三更，將他刺殺，上報先帝之仇，下雪微臣之恨。直到次早，臣得乘亂逃出，故此事秘密，至今無有知者。』

因此終朝躲避家門內，不敢將身出外行。今喜殿下天兵到，且喜微臣一個人，因此縋城來見，駕明臣心跡，白冤情。奸臣朝內心胆喪，願王即位復神京。奸臣奏罷一席話，皇上年輕信是真。點頭不住連嘆嗟，道卿原來是一忠臣，刺殺國泰明心跡，寡人如今始知聞。不因你奏如何曉，只說紅丸你弑君。遂令可灼平身起，奸臣心中喜十分。此時桓黃趙杜併致德，一同護駕在中軍。當下轉過同啓奏，殿下休要信此情。若說可灼人一個，向來奸臣心腹人。紅丸行弑真非假，彌天大罪豈當輕。聞得奸臣在朝內，封他乃是太醫臣。如何說道他來行刺，一派胡言不是真。此必有人來行詐計，又遣前來弑幼君。只消拿下來搜檢，自然立見逆臣心。皇子依言傳左右，兩旁武士同應聲。上前拿下李可灼，衣裳剝下就搜尋。短刀一柄來獻上，皇子登時大怒噴。真賊現獲知行刺，逆賊欺天如此行。速將昔日紅丸事，一一從頭吐實情。再將國泰因何死，詳細親供奏朕聽。可灼驚呆難出語，只得將情備說明。紅丸本是奸臣計，可灼應承其弑君。至於國泰身遭刺，宮中秘密未分明。傳說昭陽排夜宴，劍仙出自女釵裙。臯

子聽罷銀牙挫，喝將速綁出奸臣，押赴大營來正法。武士飛忙動手行。

把可灼細起，押到大寨，便入帳，稟明左公。御史聽罷，滿心歡喜，着把李可灼押進中軍，我有差遣。

一聲令出來，捆進左公。目看分明，此人便是李可灼，面如土色，戰兢兢。

左公道：『李可灼，我有一事用你，你若相從，便饒性命。』可灼叩頭道：『多謝老大人，小人情願赴湯蹈火。』

『左公道：『汝即今寫一書，說你深知營中虛實，約石如玉，即於今夜領兵出城攻寨，我即饒你。』

奸臣怕死貪生命，滿口應承，願寫文。左公便令來鬆綁，給與文房四寶。珍可灼執筆將書寫，寫完呈上智謀臣。御史從頭來看罷，將書置上案中，存叱令綁了李可灼，手指奸臣說事，因弑君之罪，當寸磔。念你今日寫書文，將功折罪，減一等，推出轅門，獻首臨。武士推到轅門外，一刀兩段，斬奸臣。首級獻上中軍帳，御史當時把令行。

便把書射城中，即將大寨，虛插旌旗，令衆將各領兵四面埋伏。若有賊兵劫寨，但看中軍火起爲號，一齊掩殺。又撥三千兵，護衛御營，復令上將帶領三千人馬，伏於城之西北。俟石如玉領衆出兵，城中空虛，乘勢竟奪。

京城，可以一鼓而下。左公分撥已定，自與王正芳上將臺督戰。

設下奇計擒賊將，安排妙計捉奸臣。大明氣數不該絕，皇子應還九五尊。二十餘年君兩代，全仗天曹武曲星。不說明兵多準備，城中再表石將軍。正當寨口來巡視，忽然一箭上城門。守城軍士來拾起，箭頭縛定一書文。慌忙呈與將軍看，一一從頭細看明。如玉看罷，書一紙，細將筆跡看分明。反覆幾回真不錯，實然可灼所書文。將軍不覺心歡喜，定計今朝去劫營。正然手把書重看，瑤仙騎馬上城臨。

只因如玉連日不歸私宅，因此來看丈夫，便道：『勞苦將軍，朝廷武將不少，爲何獨用你一人？』如玉道：『我是大元帥，武將雖多，却少我不得。夫人，你一世腰懸兩斧，雄糾糾，氣昂昂，全不像個婦人。當此有事之秋，爲何不去戰場施展，也可少助丈夫。』瑤仙道：『我與你做二十年夫妻，難道不曉得我是個紙老虎，只說得無』

用之人，如何說得能人？我這兩斧，不過是看樣的，是中什麼用？若到陣上，難道拔出來亂砍不成？」

將軍聽了微微笑，便叫夫人轉回程。自坐敵樓觀動靜，整兵守到夜三更。靜聽大明營寨內，旌旗不動悄無聲。刁斗不鳴人寂寂，想來必定睡沉沉。便令衆兵多結束，留下千軍守了城。掩旗息鼓潛師出，開大隊望前行。相近大營無一卒，齊聲呐喊震天驚。揚旗擂鼓高舉火，如玉當先領衆軍。冲破七層圍子守，蕩開八面虎狼群。殺到中軍喫一唬，原來一座虛空營。鎧腳踏足連稱苦，中了他們詭計行。領兵急欲回身退，只見後營火起焰騰羣。遇圍信炮驚山岳，金鼓齊鳴盡伏兵。打開一圍重重裏，團團圍住石將軍。賊兵好似饅頭餡，裏邊好皮包幾層。刀鎗劍戟叮噹響，鞭鐮爪鎚憂擊驚。十萬大兵齊殺出，黑夜交鋒天地昏。遇圍亂箭如雨點，金鑼聲響震天鳴。如玉重圍難脫走，帶來士卒半凋零。馬上使盡平生力，又投重地怎逃生？將臺上面施號令，號旗之上速懸燈。

明兵視此號燈，便爲眼目。賊兵若是東行，號旗便向東指；賊兵若西行，號旗便向西指；看看戰到天色明亮。只見刀鎗旗鼓皆糜爛，賊兵十分剩三分。如玉戰到天明亮，抖擻精神聚賊兵，東冲西撞要逃生。東北角邊冲突出，一員偏將面迎。交鋒未及三四合，一鎗挑下馬鞍鐙。賊兵趁勢冲圍出，拚命齊逃風捲雲。一擁到了城頭下，擡頭一望走真魂。城上徧插明旗號，早已光宗襲了城。箭如雨點人難近，背後追兵一擁臨。如玉只得回身轉，挺鎗再戰大明兵。身遭數創鎗難起，翻身落下馬鞍心。衆軍一擁來擒縛，大隊明兵盡進城。左都御史忙傳令，秋毫無犯衆居民。違者並依軍法斬，百姓歡呼接聖君。朝中文武方知道，個個家中盡閉門。從哲夫妻身自盡，衆多奸黨盡亡身。一時從賊來授職，如今何面見明君？有權諛得心膽裂，洋洋死去再還魂。外城已是來攻破，內城怎敵這雄兵？罷了罷了，只恨當初老死人。篡甚位來奪甚國，做甚君皇管甚民。原應皇子登龍位，那聞國舅坐朝廷？你爲王莽輸千個，我做曹丕遜幾分。如今叫我如何處？地網天羅那裏奔？問問兩班文共武，並無一個到朝門。自家急倒金鑾殿，回文再表大明兵。